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十七

豫章文粹三

宋 黄庭堅 撰

論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火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繇漢以來師承不絶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

所當盡心夫趨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獘性習之偏息黥補劓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於此領會恐於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

解曉析詁訓不能心通性達故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繇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繇此以進智可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繇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奧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使漆雕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

漆雕開在聖人之門聞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宰予欲於期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為安漸漬孝弟之説不為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吐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葢若宰予者其先受之質薄自其至誠内觀實見三年為哀已忘而强勉為之者將欲

加厚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受薄之地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豈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於終身之行古之學者所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為文章可傳後世辯論可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聽以耳而聽之以心於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故樂與諸君講學以

求養心寡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繇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為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為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合若符契者要於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其不知皆以為為肉其知以為為無禮

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曾未能遠過淳于髡也楊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以聖人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羣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

以得罪於子雲也繇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孟子繇孟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楊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已者

莊子内篇論

莊周内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鵾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為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遥惟體道者乃能逍遥耳故作逍遥游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

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夯外之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為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

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為衆父者不可以為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剝斯文爾繇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為齊物之書涽涽以至今悲夫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臯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耶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耶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

人之言似之令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於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邱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

道嘗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頤軒詩序

高君素作頤軒請予賦詩予為說其義曰在易之頤觀

頤自求口實其傳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單豹巖棲谷飲有孺子之色而虎攻其外張毅肇跽曲養養人間之譽而疾攻其內養虎者不以全物與之牧羊者去其敗羣視其後者而鞭之養鷹者饑之是謂觀其所養庖丁不以肯綮攖其解牛之刀痀僂丈人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匹夫之志不可奪於三軍之帥是謂觀其自養觀其所養盡物之性也觀其自養盡己之性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求盡性而已君素樂

善好賢將求學問日新之功故作頤軒以養其正吉乃以觀頤自求口實六字作詩以勸戒之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十七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十八

豫章文粹三　　宋　黄庭堅　撰

序

洪氏四甥字序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户如士大夫葢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𥂕炎羽其友為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舅黄庭堅為發其

藴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國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衆耶夫士也不能自智其靈龜好賢樂善以深其内則十朋之龜何由至哉故朋之字曰龜父飛黄騄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場苗蹇驢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能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字曰駒父火炎高卭珉石共盡和氏之璞王者之器溫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蓋火不炎無以知王事不難

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來不繆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為儀非夫好高之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鴻之志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册而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晁氏四子字序

物無不致養而後成器况心者不器之器乎其耳目與人同而至於窮神知化則所養可知矣觀頥自求口實内外盡矣合者行之不合者思之思者作聖人之具也舜何人哉故字端頥曰聖思察表者思影不知左者求諸右以其所願乎君以撫民知臨者也知臨者可以端委而聽民矣盛車服而載之士民之上徒貴之而已乎教不倦而思無疆也故字端臨曰教思波流裒裒萬物

並馳其不隨者匪金石歟彼徒自重而猶若是況物不能遷者乎昔之知常者能人能天能明能昏更萬變而獨存故字端常曰永思有本之水其至於海也蚤夜以之是以聖學者貴夜行日之晉也亨乎大明萬物効之形名非以其健行故耶君子崇德以競時樂思無期忘其髮之化而維好德之思故字端晉曰敏思

陳氏五子字序

陳氏五男子制名以五行之物始於天一生水而止於

金蓋因天道起於北方而成歲之序曰崇居中孚宜又以智仁禮信義娩名而字之豫章黄庭堅曰君子之名子也以德命為義於此合矣故為具其説易大傳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周萬物而不遺智之德也欲極高明故智言崇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仁固人之安宅也人有不願居安宅而中路以託宿者乎君子居天下之廣居體仁而已矣故仁言居周官曰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

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蓋天産精神也陰德心術也精神運而心術形焉無過不及而一要於中者禮之節文也故禮言中易曰中孚信及豚魚孚者信之心化也信不素顯同室致疑及其孚也異物敦化故信言孚禮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稱願焉曰有子如此可謂孝矣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蓋義者萬物之制也君子務本時措萬物之宜而已矣故義言宜雖然之五物者故參相得也播五行於四時其治不同

同歸於成歲仁義禮智信雖所從言之異要以內視反聽克己以歸於君子而已矣今夫水上下與天地流通周乎萬物智也天下之至柔仁也馳騁天下之至剛義也無心於遲速盈科而後進信也善下百谷故能為百谷王禮也今夫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曲直皆遂焉木之理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金之決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火之政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水之事也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士之守也明此二端三者得矣一則五五則一也然欲求深則去本遠用意過當則善失真吾生也有涯用以隨無涯之知智之蔽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仁之過也嫂溺不援禮之棄也父攘羊而子證之信之賊也避兄離母而居於陵義之罪人也故太高則不情太下則易溺君子所以亹亹焉為夫節會肯綮又如此也天下之道術未有無當於五物五物待是而後立者其惟好學乎

趙安時字序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質甚美黄庭堅謂之少莊以尊其名且告之曰莊周昔之體醇白而家萬物者也時命繆逆故熙然與造物者遊此其於禮義君臣之際皁白甚明顧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以域進退故築其垣而封之於聖智之外彼曾何足與談大方之家嘗試相與言其土梗五石之瓠浮江湖以相適我植擁腫之樗謝斧斤之不若感栗林之戮而不庭者三月寧貸槊

於縣令而不為楚國相可謂知已矣知迹之不可以得履知斲輪之妙於手其學也觀古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矣觀本於濠上之魚絶意於郢人之斤知死生不入虞氏之心魯國之儒者一人可謂知人矣知新生之犢之無求凡亡之不喪其存裨干越之劍而不試洊發硎之刃而不見全牛棄智於垂涎之蟻得計於伏涔之魚可謂知天矣雖然吾又未嘗言其莊語也少莊自濼雪於塵澤之中蟬蜕於俗學之市而權輿於君子之方必不

能規市人之履迹而責三倍之贏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忽少莊四顧徘徊則萬蠒吐緒矣逮其旁皇四達必能因莊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國經字序

余弟安世之子婿曰國經其友字之曰敦常經則常也於義無所發明為更其字曰端本而說之曰太玄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古者為屋無不面南冬夏無不得宜織者正機則經南北矣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九涂

九軌葢取諸此經者所以立本緯者所以成文也忠信以為經義理以為緯則成文章矣易大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故字經曰端本古之善學者取之左右逢其原立於本故也

周渤字序

輒奉字曰惟深頗與名相稱滄溟渤澥所以能無不容惟其深而已傳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德人之事業也彼得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惟其淺而已坳

堂之上覆杯水焉置杯則膠矣未嘗鈎致己之深遠安能通天下之志哉古之人能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無他焉盡己之學而已

楊槩字序

清江楊槩問字於黄子黄子字之宷平而語之曰槩無列於五量五量待是而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平於衡而五量受法焉五量官入不能自平則命槩為之師槩國器也是宷天下之平與物交而懐市道以相傾人

情不能無然也由龠合而受之至於萬不能計取予之家皆責贏焉彼安能以不欺維槩也中立而無私天下歸心焉非以其無心故耶令夫學至於無心而近道矣得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故耶曰然則願聞性命之說黃子曰今孺子總髮而服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說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吾子欲有學則自俎豆鍾鼓宮室而學之灑掃應對進退而行之曰是可以學經乎曰

吾子强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璽之文可印也韓非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家奮私智而講無諂之書幾何其不為燕說吾久不喜作書生語因楊君聊復談故并書之

訓郭氏三子名字序

郭英發見其三子而乞名余名之曰基𡮢𡎺而英發請其說告之曰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累土為基而功不已增臺崇成忠信者士之基也有忠信以為基而

濟之以好問强學何所不至哉書曰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故名曰基字以堂父梁有疑獄國中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王亦疑聘陶朱公而問焉朱公對曰臣有二璧其徑相若也其色澤相若也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若而價倍何也朱公對曰其一側而視之厚兼寸是以其價千金王曰善哉賞疑則從予罰疑則從去也夫物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未之有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孟子曰仁

人之安宅也故名曰垔字以宅父日月之行微矣積而成萬年至於不可紀惟其不已也昔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操蛇之神懼其不已也謁之於帝帝為遷之於朔東雍南夫不已者神所畏也淮南子曰浮空一曲體具衆微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巋然成山故名曰韭字以山父又祝之曰咨爾堂父忠信惟汝既基而堂奄觀百堵咨爾宅父薄不可狃仁以為宅安往不垔咨爾山父一塵為初學而不已泰華為徒惟爾英發務

殖三德爾子似之不稼何穡暮夜生子求火燭之恐其
似〻已尚三復之

錢培字序

歷陽錢總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曰吾世不緐黍
稷柔嘉是集於汝躬汝力學謹行日篤不迷以對我宗
祊今命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義葢取天之生物必因
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云耳培稽首
奉名而問字於豫章黄庭堅字之曰茂世而說之曰培

者深根固蔕而枝葉遂焉故美實載於崇成之時忠信以為地孝友以立苗夙夜匪懈以致其人功求其友聲以深其雨露實方實𣅀實堅實好以見其有秋也螽斯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見其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於海日月之行徹故踐四時而成歲書曰茂哉草木之茂也達其亹亹焉果能以道矣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田益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
直田子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庭堅曰夫友直者三
言之長也千夫之諾不如一士之諤誠得直士與居彼
且不貸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石使子日知不足
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終於直者有直而似於
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如矢
邦無道如矢此直而終於直者也子為父隱父為子隱
此直而似於曲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曲而盜名

直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為吾子擇之益友常以是觀之

黄育字序

會稽黄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黄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令隷字形同類為名惟渥未之得今願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

歿以諡易名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令曰懋達以配育名則宜夫草木之茂亹亹以勸四時及其日至而立於成功之會非深根固蔕得其養故耶彼達於道者不可以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令不出於閭巷之智望之相去遠矣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耶令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太倉同類人之聞之也見色而爭慮清氣平則聞命矣蓋長育以達其才故也轂

之育苗也達於藥盛水之育源也達於海君子之聞道也達於天地之大葢聞道者必明於權銖兩低昂與道翺翔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已由是觀之病於夏畦曾子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萬物受命而效形名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羅中彦字序

延平羅中彦問字於予予字之曰茂衡茂衡曰願遂教

之黄庭堅曰道之在天地之間無有方所萬物受命焉因謂之中衡稱物低昂一世波流洶洶憒憒我無事焉叩之即與為賔主恬淡平愉宴處而行四時死生之類皆得宜當是非中德也歟惟道之極小大不可名無中無徼以為萬物之宰强謂之中知無中之中斯近道矣精金躍於鑪曰我且必為莫邪其成果莫邪矣人也破世俗之糾纒自躍於造化之鑪曰我且必聞道化工於我何有焉鑪錘之柄安能禦之哉茂衡曰今之言道者

奚獨不然曰以聖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不知其他

侍其鑑字序

侍其純夫之孫曰鑑涪翁字之曰彌明而説之曰物材美火齊得然後成鑑鑑明則塵垢不止明雖鑑之本性不以藥石磨礱則不能見其面目矣況於下照重淵之深上承日月之境者乎學者之心似鑑求師取友似藥石得師友則心鑑明矣求天下之師取天下之友則彌

明矣

元勛字序

河南元氏世典名教仕不得軌其宗盟不著大儒之効生子嗜學㲉苑有彬鶴游於鶖昂昂不羣乃翁祝之曰其受命於先君子闢楊墨以倡斯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而號之曰勛則問字於太史氏太史氏曰懐道者不爭贏寶若𪓟玉進道者不觀歲行若日月有居成功之心則不達自智而敖不能則不達故三釁三沐之而字

之曰不伐昔在伯禹荒度土功九河三江四海會同七年三過其門風雨櫛沐啟呱弗子民乃粒食而不伐不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暖姝以一聞為足河伯以秋水自多是其弗忍弗容惟未嘗聞伯禹之風不伐曰若先生之言嚮也誠有之今則謝之矣請誦斯言歿而後已

宋完字序

僰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囂譊䡴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入聞先

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惟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嚚又何難哉古之言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縉紳先生於今尊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總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也而況市井之嚚曲巷之好頻頻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不邇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乎

李㯳字安詩

予既字舅弟李㯳曰安詩而安詩請其說嘗試妄言之吾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王之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時者為可願夫以婦人女子而其所知如此蓋其器閎深其聲舂容其藏充實其施溥博鳴和鑾委玉佩執綏正立辭色坦夷固與追奔車比服馬追前人惟恐不及氣息茀然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安詩乎子誠可與言綠

衣之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其義以為間色為表而正色為裏是嫡無分於妾也憂
國者所宜動心孰能已之尚幾可救也二章曰綠兮衣
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名分治之統所以保
宗廟者也綠顧居上黃顧居下名分悖矣亡之徵也誰
當為宗廟社稷憂之三章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
古人俾無訧兮均之絲也一以為綠則不可尚黃均之
女也一以為妾則不得貳嫡色比黃綠者女序比嫡妾

者君古之人歟何獨善名分而無過也窮於外則反於家困於今則樂道古亦理之固然也四章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先王正始以經夫婦謹名分序人倫厚民德令也殆所謹薄所厚非所以維持風俗養廉恥救衰世之道能明吾意者誰乎當求之古人中耳此其大畧也此婦人傷已之詩也由後世言之必且仰天而號曰何為使我至於斯極也殆其甚者今其言若此亦可以觀矣葢無意於攄其藴不得已而後

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詩三百率以是觀之荀卿言善學必曰通倫類誠用此說以學詩一以貫之可也古之學詩者始於詩而終於樂禮者學之中流也誠博學夫詩則富有萬物之府吾酌而取之行有暇則約之以禮求寡過而已至於樂也無務其速成而待其自然深於仁則安仁深於詩則安詩矣安之者是樂之也

王蕃字觀復

維亨嘉之會草木亦樂其生天地否塞君子有失其所故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君子所以處窮通如寒暑者何哉方萬物芸芸之時已覩其復矣

蒲大防字元禮

夫禮之使人左規右矩前瞻後顧見德思義見名思實大為之防如水之有所游泳而不決溢以為敗者也

張慤字士節

荀卿曰馬必服而後求良士必慤而後求智夫執德不

弘信道之不篤惟其不慤也夫慤者守之則虛一而靜接物則言忠信行篤敬矣如是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矣無是節亦不足以為士矣靜而慤有餘動而節不立吾不信也

全璧字天粹

長林全君璧問字於涪翁翁字之曰天粹而告之曰璧者成器之玉也其溫潤縝密清明特達天之粹美也體圓而性剛又其天德之純也夫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

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者舜在父子兄弟之間遇人之不幸而舜盡其心於孝友使頑嚚誕傲蒸蒸而爲善不至於姦曾參之事親盡力以養其志此孝之粹也傅說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典於學魏鄭公之事君也造次顛沛責善責難終其身而不倦此忠之粹也柳下惠與鄉人處國人不稱天下樂之此和之粹也季子辭國而邺吳之社稷子臧辭國而與曹之存亡此清之粹也是皆清明在躬有玉德者也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

師不近畏友喜君子之名而不舍幼志不出下流則是珉而非玉也彼珉之為物似溫潤而不澤也似縝密而不栗也是以君子賤珉而貴玉惟天粹之質可以琢磨而成器故予為之言也

訓四從子字序

札去千乘之國而仁滿天下仲尼嘉之書延陵季子

文安國字序

質之柔者能有所不為則剛氣之弱者不從於無益則

强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强者觀弓弛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十九至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劉文耀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十九

豫章文粹三　宋　黄庭堅　撰

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少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㒵狗無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

純粹無聲色畋游之好平居時御筆墨尤喜飛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侍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隕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耶竊嘗深求太平之原而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

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秘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昌昧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賛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淄王闢

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歳月乞文於豫章黄庭堅謹按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

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

言可無信也其初葢出莊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令之為吏愒日玩歲及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令河東為縣吏治膚敏政成而舉典祀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惟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

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究其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滎陽魯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魯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為閬中太守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恭儉為勸學之路先本而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内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御賔

容講問闕遺沈沈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魯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黄某某曰若魯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說以告後人後所賦詩以為魯侯壽故并記之

大雅堂記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西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而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

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閒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涣然氷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資深堂記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蓋孟子之罪人也

賢樂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

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養正堂記

在易之頤正吉養正則吉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况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垤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

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鍾於宫聲聞於外矣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宫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蘄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

瑞芝亭記

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没則蒸甞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縣吏不舞文則不必虎皆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耶昔黄覇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鶡雀來自京兆舍中

飛集丞相府上覇以為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畧有餘而微信奇怪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太守驛道多虎嵴涖不通昆為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為光禄勲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洪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乃是長者之言由是觀之張敞之篤

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

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嶄岩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蓽之間則獨思而憂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矣鐘鼓管弦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不可守而有收其餘日

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閑者矣

書

上蘇子瞻書

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

答何靜翁書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濫觴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

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

與唐坦之書

行之而心中自以為宜推之於人而人以為宜則是義也有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覆藏則是樂也臨財無茍得臨難無茍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蕩蕩古人之樂義也

雜著書記

覺民對問

弟仲堪溫恭而文好學之義方愛日而未倦也其字之覺民覺民曰願遂聞之應之曰自勝之謂强能任之謂堪聽莫宜於反聽明莫宜於內視强莫宜於自勝古之人能披折萬物獨見本真能自勝已然後有形有物皆為服役故其自任曰吾天民之先覺者也吾將以此道覺斯民也古之人未聞此道則發憤而忘食聞之則樂

以怠憂守之則不知老之將至覺民曰我始於何治而可以比於先民之覺問之曰若善琴何自而手與絃俱和曰心和而已若善篆何自而手與筆俱正曰心正而已曰然則求自比於先民之覺獨不始於治心乎覺民曰詩云思無邪思馬思徂其斯之謂歟曰然遂書而贈之

與王立之

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鑒萬物者以

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應

書幽芳亭

士之才德盖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盖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盖一國則曰國香

書晉世家後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夫晉文公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

文公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是之推也辟舍變服令國中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曰夫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蚤朝晏退焦唇

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黄庭堅曰晉文公能其難不能其易何也困窮則士能其難安樂則士辭其易故也介子推豈故得之而務疾逃之必有謂者耶

書萍鄉縣壁

天子使縣令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讐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為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

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余嘗許以為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寬惟其是而已矣

跋陷蕃王太尉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鄜寄賣友而存君親君子以為可

跋奚移文

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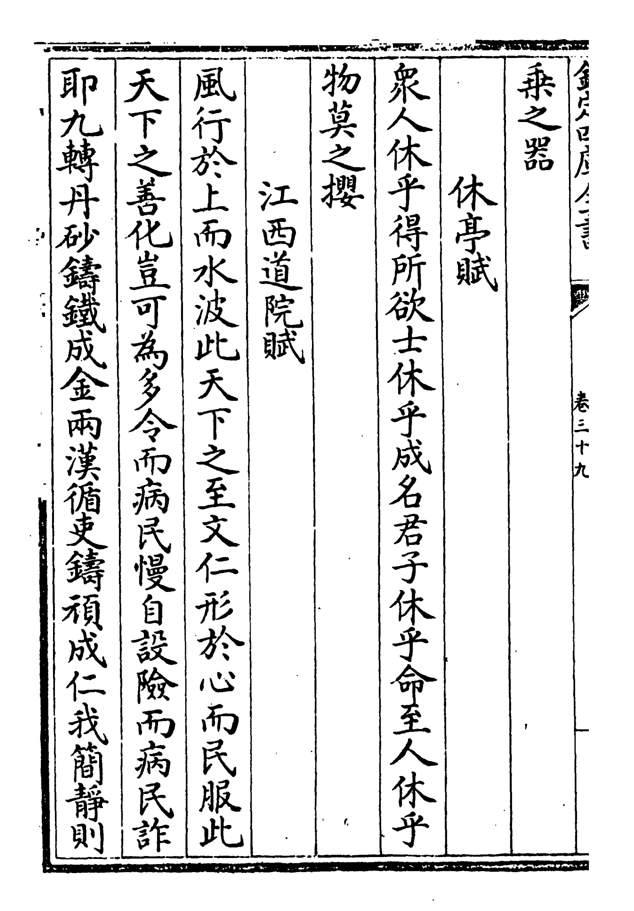
童子草露睎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任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履坐而睨之小大俱廢予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

跋韓退之送窮文

送窮文盖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彩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東方荅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賔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况下者乎

祭韓康公文

明珠白璧不言而出九重之淵天球河圖不卜而為萬



乗之器

休亭賦

衆人休乎得所欲士休乎成名君子休乎命至人休乎物莫之攖

江西道院賦

風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豈可為多令而病民慢自設險而病民詐耶九轉丹砂鑄鐵成金兩漢循吏鑄頑成仁我簡靜則

民肅我平易則民親

劉明仲墨竹賦

陽虎有若之似夫子市人識之顔回之具體門人不知

切偲齋銘

思而不學無所於覺故謂之殆學而不思萑葦不治故謂之罔切切偲偲相勸以兩

殖齋銘

以心為田我耒耜之慈祥弟友種而茂之忠信不貪苗

而立之敦厚恭敬水而耰之師友琢磨耔而薅之先王之言又時雨之仁義有年左右取之相彼寒窶我則與之

所性齋銘

道行不加窮處不病此之謂性由思入睿由睿入覺此之謂學性則聖質學則聖功謂予不能倒戈自攻天下求師四海取友道立德尊宗吾性有

正堂銘

畏首畏尾不自尊已牽於勢放於利虐鰥寡以奉高明是謂不平忠不足而詐有餘躬不行而責從令是謂不正夫平者如執權衡以司重輕如天四時不言自行夫正者渴飲而饑食冬裘而夏葛喜怒予奪由已而不由物故行天下而不屈

養浩堂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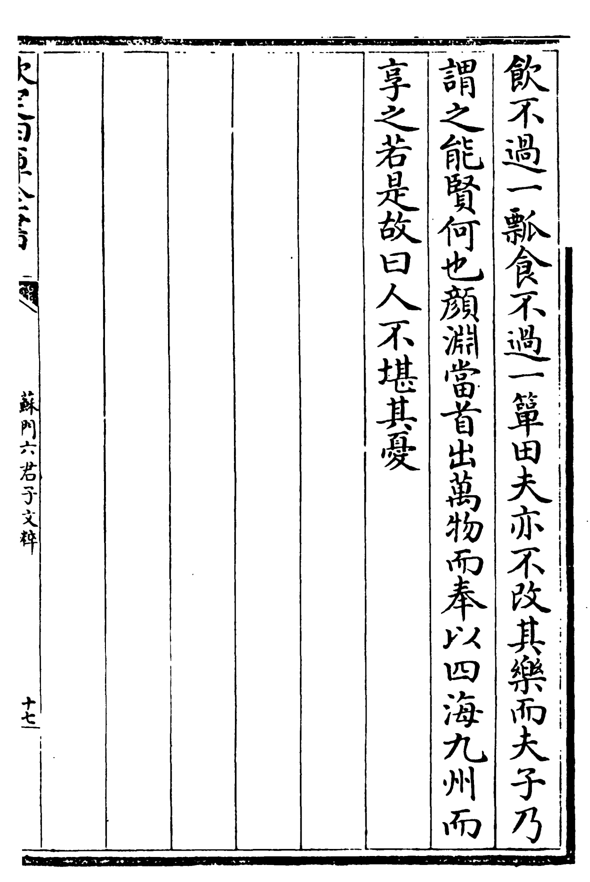
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嚮將應如響心淵如淵氣得其養夫惟氣之為物憂則焦然怒則勃然羞則

戁然懼則瞿然勞則單然饑則瘁然酌其有餘不足而用其中爾乃浩然

養源堂銘

江出汶山其才濫觴其浸荆楚匪舟不航非以有源而受下流多故耶行潦之委盈溝溢壑少焉雨止立覩其涸故曰必清其源源清則流潔必深其源源深則流長是故有令德者百世不亡

自寫真贊



飲不過一瓢食不過一簞田夫亦不改其樂而夫子乃謂之能賢何也顏淵當首出萬物而奉以四海九州而享之若是故曰人不堪其憂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十九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

豫章文粹三　　宋　黄庭堅　撰

題跋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新添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

書贈韓瓊秀才 新添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説義禮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皆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

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王荆公騎驢圖 新添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為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禿巾衣掃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遥洊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書劉壯輿漫浪圖 新添

子劉子讀書數千卷無不貫穿能不以博為美而討求其言之從來不可謂漫未見古人如將不得見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如古人也不可謂浪年未四十而其學日夜進不可謂翁

題李太白詩草後 新添

余評太白詩如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黄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

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

題元聖庾清水巖記新添

彼險而我易則傅說熙然於版築之間無鶩世不顧之譏彼易而我險則虞芮二子釋然於岐山之下得遷善不爭之美由是觀之險易之實在人心不在山川夫奇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乘也古之人正心誠意而游於萬物之表故六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吾又何擇焉

因聖庚論好奇履險故發予之狂言

題李漢舉墨竹　新添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無出无咎之右者便是窺見古人妙斲試以此示无咎

跋法帖　新添

此字與東方朔畫賛相似而子瞻謂畫賛亦非右軍書

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柳子厚論鶡冠子可知也

跋洪駒父諸家書 新添

唐太宗英睿不羣所學輒便過人計神堯初定四海太宗年二十許爾字畫已能如此所以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富貴後能不廢學爾崇寧元年閏月初六日當塗江口折柳亭中書

跋顔魯公壁間題 新添

余觀顔尚書死李希烈時壁間所題字泫然流涕魯公

文昭武烈與日月爭光可也正色奉身出入四十年蹈九死而不悔祿山縱大獵九州文武成禽魯公以平原當天下之半朝廷勢重賴以復立書生真能立事忠孝滿四海不輕用人國史載之行事如此足以間執讒慝之口矣汝蔡之門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使萬世臣子有所勸勉覯其言豈全軀保妻子者哉廉頗藺相如死向千載凜凜常有生氣曹蜍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泉下人我思魯公英氣如對生面豈直

要與曹李爭長耶

跋髙獲敬公傳 新添

余嘗恠蔚宗不以髙敬公入獨行傳而載之方術盖敬公使鮑汝南北出至三十里亭而致雨其言不類儒者爾雖然董生以術厭勝水旱班孟堅不列於畦京之間善論人也如敬公操行知識豈可以方術域之耶

跋砥柱銘後 新添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頹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

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為此石羞矣營卭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慍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雙林心王銘 新添

費畔亡云云 至終章 佛肸亡云云 至終章 學士大夫每於此處惟以歸潔其身君子不器解其章句其心未嘗不快快良由未嘗學明己事不識心耳若解雙林此篇

則以讀論語如啖炙自知味矣不識心而云解論語章句吾不信也後世雖有作者不易吾言矣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一

後山文粹四　　宋　陳師道　撰

論

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取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

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鄰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矣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體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曰磾匈奴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

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惡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金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曰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護妻為不知光之守節誠有

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商君論

士之為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為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身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人者人豈忘之

哉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亾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之猶順流而下也而

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逆以禁惡百世之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捐國去位興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狥已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具之耶是故秦霸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捨已從人茍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不售也若石

則售之矣鞅之所以懐石也而市之玉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之效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欲有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

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立而不忌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怨毀者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可謂善用矣以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車在鄒子休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有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士可以進取儒者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文武同出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則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末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修身

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鳥從之者悦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為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兎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為王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

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為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霸迭興不得以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墮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髙祖曰安得猛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所以異也私欲也故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羣盜壯士

其學既不足於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便事使為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為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為節儀以為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文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法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由之者道也無為而無不為舜禹是也為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為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霸是也修之者為道

者也故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己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逌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者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為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為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正統論

統者一也一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孟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貳也非謂得之有正與否也天下有貳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則無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也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

國有並聖人除之夫列國並力而不相尚君子必致於一者不欲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書絶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由周而上天下為一學者所不論也由周而下至於五代其所論者五焉有其位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也有其統而為閏者秦韓是也無其統而為僞者魏梁是也上無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五之說有三

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也天與賢則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為也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一者義也可進則進可黜則黜而統有歸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西伯諸侯也君子與其王平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公攝位而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也王與諸侯大夫國人君之而王法之所討

君子黜之文王西夷之人秦與吳楚戎蠻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裔也君子斥而夷狄之也自周之東夷於諸侯其所有號耳故詩降而書絶之君子蓋有待也夫詩降而書絶則天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之徒以先王之世天下須君而復與之豈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卻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而天命未改故管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

之昭襄始亡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為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豈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疾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為秦可乎奪之其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魯昭公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者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葛

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向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功邇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於天下又皆有功於民而魏則中國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為陳陳亡於隋則有中國自隋而上則為魏魏而上為燕趙趙繼晉者也晉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舉天下而弃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事則漢唐其名則覇其義則雖非桓文亦非晉之罪人也則有始石氏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然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

而行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之吳楚也燕趙不為夷而謂魏為狄乎南北之變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屬而繼宗古之制也其所貴者以中土之無代也君子因其舊而與之猶周也皇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也魏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持之也持之者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文沒而孝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文

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陳斥之蠻無乃悖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雖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矧其純乎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不考其素善其變也又況終身由之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其著惡其變也又況言咈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而於新唐非其族也且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於春秋見之也楚比盜也而棄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情不以迹也

梁之存猶魏也此朱梁之辨也吾於正統質之經以定其論質之公以濟其義折衆說之枉而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一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二

後山文粹四　　　　宋　陳師道　撰

策

擬御試武舉策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覇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

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之誓師者或曰孥戮汝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無有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歟墨子之詘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以罷之為是而紀明之戰充以擊之

為便而充國之筭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
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者具著
於篇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
不自賢聖詢於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
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常聞之藪宅善牧川居善漁
偏昧者聽徹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偏
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昧死
以對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葢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為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為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鬬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足陳於王者之前甞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罪非聖人之道有所不宜也

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為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代行天討也是故謀於蓍龜詢於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罪以成其詞詔於鬼神諭於公侯誥之於國誓之於軍以致其衆教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鐘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

施焉故以湯為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為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於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為文王至德也夫優為之與不可已而為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説乎故以武王為還師以

待時者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霸以利動利之者偽也君子恥之夫德形於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

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為名爾然能用其民者盖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誓曰其克有勲刑盖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孥周之皂隷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劓刵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

今之言辜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於殺則極矣傳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皐陶之善問也罪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為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罪也故刑至於殺不以為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然誓師而至於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典施於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

子魯之軍刑盖周制也臣則知其為仁焉先之以誓期於不悖示之以刑期於不犯未足為仁師克則鮮死為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逭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説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説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

官均萬民故征伐出於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也臣謹案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

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説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為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為臣愚敢一為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

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米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然寇將侵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晝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覇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於身而效於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

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謂武賢之議非為國遠計冒危徼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也臣謂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得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敵所保者衆所恃者地奪其田

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罪者可得無罪者可致此折衝樽俎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内有盜賊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内異譬之於家盜在内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開門穴垣與盜爭死况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羌屬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

致怨利以啟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寛之則侮張奐不推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後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罪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毆之度塞限以封畧羈以恩信完聚繕守皆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強精神内守則厲邪不干本虚

末弛則風濕寒暑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計曲直較得失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於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覇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内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敺之則已暴者為之則覆巢薫

穴戮及麛卵不可謂政强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强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者也畏天者同於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忘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為至德而賈誼以謂天子

貢夷狄為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事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於去國千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為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至矣而內徙降羌令居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敵决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危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

為恥舜不以為罪蓋德不懷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武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栁下惠曰伐國不問仁

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謹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一方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誅惟陛下赦之

擬學士院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

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寛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

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足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令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懋焉願効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宜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內建六卿以導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

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逮其刑禁匡人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恊於朝覲而考於巡狩小則詔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方是之時器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是之謂治至於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荒齊魯異變而魯衛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謂亂夫親親尊尊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

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聞也學者以謂齊魯之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振弊作為一代之法則隆殺有焉所以新天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强自桓公始舉賢上功管氏之政也逮晉之興而齊衰矣其事晉如小侯特屈强於魯衛之間爾而魯固暴於邾莒矣此無他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强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

際兩君不葬諸桓之盛其不奪者幸也蘇是言之齊未嘗不衰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代齊三桓弱魯以為親尊之弊不亦陋乎蓋漢之諸儒明不證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為異說而自智或者有所傳焉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為二公之聖賢君子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弊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用懦者自棄久之則倦

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由天道也政由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鋤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

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佐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雖然治之始也道德既明民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治者蓋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導其内政以齊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與焉齊之以禮則智

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寛而不苟察而不苛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徳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凞矣此無難惟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然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退

避而未遑聞釋之之說則毋甚高論其所志亦茍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慕古之心而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謹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

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察為明以刑為義以律為法以賞罰為政而文俗之吏都公卿之位言足飾人之詞文足成人之辠故楊惲葢寬饒以語言成辠而趙廣漢韓延壽以怨禍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方文帝之時匈奴之强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豈篤於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偽蒙褒賞而俗吏習為虛名欺漫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為寛大縱釋有罪為不苛黃龍之詔張

敞之議尚可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效如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為寛宣帝為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向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聞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資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於民間知民之苦漢吏也而行之以寛故其為治以安民為本棄嚴延年而用黄覇于定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德者

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二